

春天的丑闻

[美] 丽莎·克莱帕丝 著

叶如兰 王文亚 译

春天的丑闻

[美] 丽莎·克莱帕丝 著

叶如兰 王文亚 译

Scandal in Spr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5753 号

Lisa Kleypas

SCANDAL IN SPRING

Copyright © 2006 by Lisa Kleypa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的丑闻/(美)克莱帕丝著;叶如兰,王文亚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壁花系列)

ISBN 978-7-02-008746-4

I. ①春… II. ①克… ②叶…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688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1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46-4
定 价	26.00 元

序 幕

“对于黛西的未来，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托马斯·鲍曼向妻子和女儿宣布，“虽然鲍曼家族向来不服输，但我们不能对现实视而不见。”

“爸爸，什么现实？”黛西问。

“你注定无法融入英国的贵族圈子，”鲍曼皱了皱眉头，继续说道，“或者说，贵族和你无缘。我在你求偶中的投资回报率低得可怜，黛西，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是一只绩差股？”她揣测地问道。

谁也猜不到此时的黛西已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成熟女子。当与她同龄的女孩大都已长成稳重娴熟的少妇时，身材娇小纤瘦、长着一头黑发的她依旧保留着孩童般的活泼和生气。当她蜷腿闲散随意地倚在长靠椅的一端时，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丢弃的瓷娃娃。见女儿把书搁在大腿上，手指夹在书里读到的那一页，鲍曼感到很恼火，她分明是没耐心听他把话讲完，只想继续看书。

序 幕

“对于黛西的未来，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托马斯·鲍曼向妻子和女儿宣布，“虽然鲍曼家族向来不服输，但我们不能对现实视而不见。”

“爸爸，什么现实？”黛西问。

“你注定无法融入英国的贵族圈子，”鲍曼皱了皱眉头，继续说道，“或者说，贵族和你无缘。我在你求偶中的投资回报率低得可怜，黛西，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是一只绩差股？”她揣测地问道。

谁也猜不到此时的黛西已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成熟女子。当与她同龄的女孩大都已长成稳重娴熟的少妇时，身材娇小纤瘦、长着一头黑发的她依旧保留着孩童般的活泼和生气。当她蜷腿闲散随意地倚在长靠椅的一端时，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丢弃的瓷娃娃。见女儿把书搁在大腿上，手指夹在书里读到的那一页，鲍曼感到很恼火，她分明是没耐心听他把话讲完，只想继续看书。

“把书放下。”他说。

“好的，爸爸。”黛西掀开书偷偷瞥了一眼书的页码后才把书放到一边。这个小动作把鲍曼惹火了。书，书……他现在抓到什么是什么，看到书他就把他女儿在婚姻市场上难堪的失败归咎于它。

在旅馆套房客厅里，鲍曼坐在一张软垫靠椅上，吸了一口大雪茄，他的妻子梅西迪斯坐在一旁的藤靠背小椅子上，他们已经在这个旅馆里住了两年多了。鲍曼长着一副粗矮的桶形身材，无论是他的体格还是他的脾气都如同公牛一般。虽然已经谢顶，他的髭须依旧浓密，仿佛所有用来长头发的能量都从他头上转移到嘴唇上面去了。

梅西迪斯刚结婚时身材就不是一般的苗条，经过这么些年，她愈加瘦削，如同一块香皂被渐渐用成了一根细长条。她顺滑的黑发总是扎得很紧，她衣服的袖子紧紧裹住纤细的手腕，对鲍曼来说，它们如同白桦树枝一样轻而易举就能折断。即便她静静地坐着，就像她现在这样，梅西迪斯还是给人一种精神紧张的感觉。

鲍曼从没为选择梅西迪斯做妻子而感到后悔过——因为她坚定的抱负与他不谋而合，她是个不屈不挠的女人，性格中棱角分明，一直都在为鲍曼家族在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努力着。当时是梅西迪斯一再坚持，既然他们不能踏入纽约的上流社会，就该带女儿们去英格兰碰碰运气。“我们只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贵族身上。”她曾坚决地表示。上帝保佑，他们的大女儿莉莲如他们所愿修成了正果。

莉莲不知用什么方法捕获了最好的战利品——血统高贵的韦斯特克里夫伯爵，他们是他们家相当体面的收获。但现在鲍曼迫不及待想回美国去，如果黛西真能找到一个有贵族头衔的丈夫，现在也该找到了，是时候止损了。

想想他的五个儿女，鲍曼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几乎都没得到他的遗传。他和梅西迪斯都是充满紧迫感、发奋图强的人，然而他们生了三个安于现状、就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儿子。在这五个儿女中，唯有莉莲继承了一点鲍曼的进取精神……但这完全是一种浪费，因为她是个女孩。

他们还有一个孩子——黛西。在五个孩子中，鲍曼最不理解的就是黛西了。在黛西还小的时候，她从来不能从他讲的故事里得出正解，总问一些与故事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当他解释为什么追求低风险和稳健回报利润的投资者要把资本投到国债中时，黛西会打断他问道：“爸爸，如果蜂雀开茶话会，我们变得很小，也受邀去参加，岂不是很棒？”

这么多年来，鲍曼试图改变黛西的努力受到重重阻碍。她喜欢自己这样子，喜欢依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因此和她一起做事就如同把一群蝴蝶赶到一起，或是把果冻钉到树上一样困难。鲍曼已经被女儿捉摸不透的天性逼得几近发疯，因此对于没有男人愿意娶她相伴一生他并不觉得奇怪。有朝一日她要是成了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她一定不会教孩子们正儿八经的规矩，尽只会胡扯一些诸如仙女从彩虹中飞下凡间的故事。

梅西迪斯介入了他们的对话，她的嗓音因惊惶而显得紧张。“亲爱的鲍曼先生，社交的时节远还没有结束。我觉得目前黛西

进展不错，韦斯特克里夫伯爵已经把她介绍给几位前途无量的绅士了，他们都对成为伯爵的内兄颇感兴趣。”

“我觉得这只能说明，”鲍曼声音低沉地说，“真正吸引这些‘前途无量的绅士’的是成为韦斯特克里夫伯爵的小叔子，而不是娶黛西做妻子。”他严厉地看着黛西问：“这些男人里有哪个可能会向你求婚吗？”

“她怎么会知道——”梅西迪斯急忙帮她辩解道。

“女人对这种事有相当准确的预感。回答我，黛西——你和这些绅士有没有任何可能呢？”

他女儿犹豫了一下，微微上翘的深色眸子里显露出一丝为难，“没可能，爸爸。”最后她坦率地承认了。

“正如我所料。”鲍曼的手放在肚子上，粗粗的十指相互交叉，威严地打量着这两个沉默的女人。“女儿，你空空的成绩单已经让我感到烦恼不堪，我很介意在礼服和花哨饰品上不必要的开销……很介意带你去参加一个个毫无收获的舞会而产生的乏味感。不光是这些，我更介意为了你的婚事被迫留在英格兰，纽约有事也回不去。所以，我决定由我来帮你选一个丈夫。”

黛西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你的人选是谁，爸爸？”

“马修·斯威夫特。”

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仿佛觉得他疯了似的。

梅西迪斯急促地吸了一口气。“选他毫无意义，鲍曼先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促成黛西和他的婚事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斯威夫特先生不是贵族，也没有丰厚的财产——”

“他是波士顿斯威夫特家族的一员，”鲍曼反驳道，“这是个

不可小视的家族,享有良好声誉和血统。更重要的是,斯威夫特对我忠心耿耿,并且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具有商业头脑的那一类。我想选他做女婿,等时机成熟了,我打算让他接手我的公司。”

“你有三个儿子,他们自出生就具有继承你公司的权利!”梅西迪斯愤怒地说。

“这几个小子没一个有生意头脑的,他们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一想到他指导了近十年的马修·斯威夫特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鲍曼从心底里感到骄傲,斯威夫特比他自己的孩子更像他。“他们没有一个具有斯威夫特那样的雄心壮志和坚持不懈,”鲍曼补充道,“我要让他成为我嗣孙的父亲。”

“你完全失去理智了!”梅西迪斯愤怒地吼道。

黛西淡定的话音彻底熄灭了父亲的气焰。“我想,这件事是需要我配合才行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考虑的问题已经深入到为嗣孙寻觅父亲的程度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在这世上,谁也别想强迫我为我根本不爱的男人生孩子。”

“我想,你总希望成为对别人有些用的人吧,”鲍曼低沉的话音中夹杂着威胁的意味,用压制性的力量平息反抗是他的天性使然。“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丈夫,需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家,而不是继续依赖我们过着寄生的生活。”

黛西向后缩了一下身子,仿佛他打了她一巴掌似的。“我不是寄生虫。”

“哦?那请你解释一下,你的存在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你为任何人做过些什么?”

面对父亲一番咄咄逼人的对她存在价值的质问，黛西默不作答，只是目不转睛地冷冷地盯着他。

“我给你一个最后期限，”鲍曼说，“五月底前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不然我就把你许配给斯威夫特。”

第一章

“我不该告诉你这些，”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在马斯登的会客室里，黛西焦虑地来回踱着步子，口中不停地抱怨着。“以你现在的状况，我不该让你伤心难过，但我又憋不住，憋得我脑袋都快爆炸了，那样的话或许你会更加伤心。”

她姐姐的头靠在韦斯特克里夫伯爵强有力的肩上，听到黛西这番话，她抬起头。“跟我说说吧，”莉莲说，她胃里又泛起一阵恶心，于是咽了下口水，“别人对我有所隐瞒时，我才会感到伤心难过。”她半倚在长沙发上，韦斯特克里夫搂着她，用勺子舀了一口柠檬冰沙送到她嘴里。她闭上了眼睛，让冰沙在口中融化，乌黑的睫毛在苍白的脸颊上如同两轮新月的弯芽。

“好些了吗？”韦斯特克里夫一边轻声地问，一边帮她擦拭嘴角残留的冰沙。

莉莲点点头，她的面色惨白。“嗯，我觉得这个有点用。唉，韦斯特克里夫，你最好祈祷我们生个男孩，因为这是你唯一一次生继承人的机会。我再也不想重新经历一次——”

“把嘴张开，”他说着，又喂了她一口冰沙。

通常，韦斯特克里夫的家居生活状态总会让黛西无限感动……很少有人能看到莉莲如此柔弱，或看到马库斯如此温柔贴心；但这一回黛西被自己的事搅得心烦意乱，压根没注意到他们之间含情脉脉的交流。她突然脱口而出道：“爸爸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今晚他——”

“等等，”韦斯特克里夫轻声说，他调整了一下抱莉莲的姿势，松开了搂着她的手臂，她更紧紧地靠在他身上，一只柔嫩白皙的手放在肚子隆起的曲线上。他凑近她乌黑凌乱的头发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她点着头叹了口气。

任何一个亲眼目睹韦斯特克里夫对他年轻妻子悉心照料的人都会立刻注意到这位伯爵外在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他本是个生性冷漠的人；此时他却变得亲切多了——脸上多了微笑，还常常开怀大笑——并且，他也不再那么苛刻要求自己举止得体了，对于一个拥有莉莲这样的妻子和黛西这样的小姨子的人来说，这是件好事。

韦斯特克里夫微微眯起黑褐色的眼睛注视着黛西。虽然他一个字都没说，黛西依然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意思——他要保护莉莲，避免任何人或任何事搅扰她的平静。

顿时，黛西为自己鲁莽地冲到这里来倾诉父亲对她的不公而感到愧疚，她本可以独自承担这些问题，然而她却像个爱打小报告的孩子似的跑到姐姐跟前。不一会儿，莉莲睁开褐色的眼睛望着她，眼神温暖而亲切，顷刻间无数孩童时的记忆犹如飞舞的萤火虫一般在她们之间跃动，她们的姊妹亲情坚不可摧，哪怕

是最具保护欲的丈夫都无法将它割裂。

“告诉我，”莉莲依偎在韦斯特克里夫的肩头说，“老魔头说了些什么？”

“他说如果我不在五月底前找到跟我结婚的人，就由他来帮我决定丈夫的人选。你猜是谁？猜猜看！”

“我猜不出来，”莉莲说，“爸爸似乎看谁都不顺眼。”

“啊，有他看的顺眼的人，”黛西愤懑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爸爸百分百地满意。”

这个时候，韦斯特克里夫也提起了兴趣。“我认识吗？”

“你很快就会认识了，”黛西说，“爸爸已经邀请他过来，下周他就会到汉普夏郡庄园参加狩猎活动。”

韦斯特克里夫迅速在脑子里搜寻托马斯·鲍曼列出的春季打猎活动邀请名单的宾客名字。“美国人？”他问，“斯威夫特先生？”

“没错，就是他。”

莉莲茫然地看了黛西一眼，然后转过头把脸贴在韦斯特克里夫的肩膀上，尖声地喘起气来。起先黛西很紧张，以为她哭了，但很快发现莉莲是在一个劲地痴笑，笑得有些不能自己。“不……不会是真的吧……太荒唐了……你怎么也不能……”

“如果换成你跟他结婚，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有趣了。”黛西瞪着眼生气地说。

韦斯特克里夫的目光在两姐妹间游移，“斯威夫特先生有什么问题？从你们父亲对他的描述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

“他浑身都是问题。”莉莲说着，扑哧一笑。

“但你们的父亲很看重他。”韦斯特克里夫说。

“啊，”莉莲嘲笑道，“斯威夫特先生努力仿效爸爸，对爸爸的每句话言听计从，这让爸爸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伯爵又舀了些柠檬冰沙送到莉莲嘴边，琢磨着她的话。透凉的液体滑下了莉莲的喉咙，她不由地发出了愉悦的感叹声。

“难道你父亲对斯威夫特先生的才干看走眼了？”韦斯特克里夫问黛西。

“他很聪明，”对此她是肯定的，“但没有人能跟他聊起来——他会问无数的问题，然后把别人的观点都收归囊中，自己却不透露任何想法。”

“也许是因为斯威夫特比较腼腆的缘故吧。”韦斯特克里夫说。

这回黛西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上帝啊，我能很肯定地告诉你，斯威夫特才不会腼腆呢，他是——”她停顿了一下，发觉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来表达她的想法。

除了深到骨子里的冷漠，马修·斯威夫特还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谁也别想指点他——他好像什么都懂似的。黛西成长在一个到处弥漫着不容妥协的家庭氛围中，因此她不需要生命中再多出一个死板又好争辩的人。

斯威夫特和鲍曼家的气场简直融合得太完美了，但黛西不会因此对他产生任何好感。

如果斯威夫特的长相有一点魅力或可圈可点的地方，或许别人还能容忍他，可惜他骨子里就缺乏温和的性情，不具有优雅

的体态，没有一丝幽默感，看不出一点善意。不仅如此，他的体型怎么看都不舒服：个子高得不成比例，瘦得四肢看起来如同竹竿一般。她记得他穿着外套时的样子，衣服挂在他的宽肩上，里面空空如也。

“与其列举我不喜欢他的诸多地方，”黛西终于接着说道，“倒不如说根本没有任何我应该喜欢他的原因，这样更容易些。”

“他一点魅力都没有，”莉莲补充道，“就是一堆骨头。”说着她拍拍韦斯特克里夫健壮的胸膛，默默称赞他强壮的体格。

韦斯特克里夫一脸被逗乐的表情。“斯威夫特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姊妹俩想了想。“他牙长得不错，”黛西终于勉强想出一点。

“你怎么知道？”莉莲问，“他从来不笑！”

“你对他的评价太苛刻了，”韦斯特克里夫说，“但你们有段时间没见斯威夫特先生了，或许他已经有所改变了。”

“即使有变化，也变不到我想跟他结婚的地步。”黛西说。

“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嫁给斯威夫特，”莉莲连忙安慰说，身子在她丈夫的怀里挪动了一下。“你说对吧，韦斯特克里夫？”

“对，亲爱的。”他轻声说，顺手把她脸上的头发捋到后面。

“你不会眼睁睁看着爸爸把黛西从我身边抢走的。”莉莲坚决地说。

“当然不会，事情总是有回旋余地的。”

莉莲靠到他怀里，她对丈夫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好啦，”她对黛西呢喃道，“没什么好担心的……明白了？韦斯特克里夫对一切……”她张大嘴打了个哈欠，“……都尽在掌握中……”

看到姐姐困得眼皮都耷拉下来了，黛西露出了怜爱的微笑。她和韦斯特克里夫的目光在莉莲头顶上交互，她用眼神示意自己打算告辞，他很有礼貌地点头回应，注意力马上又回到莉莲昏昏欲睡的脸上。黛西不由得心想她会不会也能遇到一个这样关注自己的男人，把她视作至宝。

黛西相信韦斯特克里夫会尽全力帮助她，为了莉莲，他一定会的；但想到父亲的顽固不化，她对伯爵影响力的信心就大打折扣了。虽然黛西能用尽所有可能的办法违抗他的安排，但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走到屋子门口，她停住脚步回过头，愁容不展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这对夫妻。莉莲已经睡着了，头枕在韦斯特克里夫的胸口。看到黛西忧郁的眼神，伯爵扬起一根眉毛表示询问。

“我爸爸……”黛西咬了咬嘴唇。韦斯特克里夫是她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找他抱怨并不合适，但他颇有耐心的表情促使她继续说下去。“他说我是寄生虫，”她压低了声音，以免吵醒莉莲，“他要我告诉他我的存在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益处，质问我为别人做过些什么。”

“你怎么回答的？”韦斯特克里夫问。

“我……我想不出该怎么回答。”

韦斯特克里夫咖啡色的眼睛显得高深莫测，他示意她回到沙发这儿来，她遵照他的意思走了过去。让她吃惊的是，他握住了她的手，温暖地紧紧地握住，做事向来慎重的伯爵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举动。

“黛西，”韦斯特克里夫轻声说，“大部分人的杰出并不因为

他们的丰功伟绩，无数点滴小事才是衡量他们的标准，每当你向别人表达善意，哪怕仅仅带给别人一个微笑，你的生命都会被注入意义。不要怀疑你的价值，小朋友，这世界要是没有黛西·鲍曼，将会变得惨淡不堪。”

石字庄园是英格兰最美的地方之一，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这个位于汉普夏郡的地域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地貌，真是应有尽有：茂密的森林，鲜花盛开的湿地，沼泽地，还有用蜜色石料砌成的大宅，雄踞于悬崖峭壁之上，远远遥望着伊钦河。

到处生机勃勃，橡树和雪松的树根周围盖着厚厚的落叶，嫩绿的新芽从腐烂的枯叶下冒出来，一丛丛风铃草在树荫里熠熠闪光。酱红的蚱蜢在长满了野樱草和酢浆草的草丛中快活地蹦来跳去，透亮的蓝色灯芯蜻蜓在睡菜花精致的白色花瓣上盘旋。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飘散着绿篱和新草的清香。

经过整整二十小时的马车车程——莉莲称之为穿越地狱之旅，韦斯特克里夫一家、鲍曼一家以及各路宾客满心欢喜地终于抵达了石字庄园。

汉普夏郡天空的颜色是独一无二的，那种蓝显得更为柔和，充满了祥和宁静的感觉。这儿没有车轮和马蹄的喧嚣声，没有小贩的叫卖声，没有乞丐的乞讨声，没有工厂的汽笛声，也没有任何一种城市中充斥于耳边的噪音；这儿只有知更鸟在灌木篱笆间的啁啾声，啄木鸟在树上辛勤工作的咔嗒声，偶尔还有翠鸟从水边栖息的芦苇丛中飞出来的声音。

曾经认为乡村生活无聊透顶的莉莲这次来到庄园却备感愉